



初義輯要

□ 12
3317
1



醫學大綱

彙編

大學

3317
1

大學衍義輯要

道光壬寅孟夏寶恕堂重刊

五月十八日購求

大學衍義原序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攷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

大學衍義原序

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翺而亦不知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掇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揚

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

大學衍義序
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得繙閱經傳彙而緝之。猷猷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此。秘於巾笥。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臣德秀謹序。

進大學衍義表

臣德秀言。伏准九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爲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厯。何補聖經之奧。食芹欲獻。誤承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大學設八條之教。爲人君立萬世之程。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齊家治國。見脩己爲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程氏以來大明厥旨。逮師儒之繼出。有章句之昭垂。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乃南面

臨民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姦諛蒙蔽之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之心。炳如白日。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共兇雜進於堯朝。豈魑魅能逃於禹鼎。不量菲薄。欲効編摩。遽罹三至之讒。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而置散。因極意以研精。畎畝不忘君。每倦倦於報上。藩牆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撥聖賢性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岳之崇深。期効涓埃之神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轉。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念終始典於學。遜志克邁於商宗。方將切磋琢磨而篤於自脩。定靜安慮而進於能得。事欲明於本末。理期貫於精粗。適萃成編。冒塵清燕。止其所止。願益加止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民之化。臣干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二帙。用黃羅夾。複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

大學衍義輯要目錄

卷一

帝王為治之序

帝王為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卷二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性人心之善

天理人倫之正



吾道源流之正

異端學術之差

王道霸術之異

卷三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帝王知人之事

姦雄竊國之術

儉邪罔上之情

格物致知之要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義利重輕之別

格物致知之要

察民情

生靈向背之由

田里戚休之實

卷四

誠意正心之要

崇敬畏

脩己之敬

事天之敬

遇災之敬

臨民之敬

治事之敬

操存省察之功

規警箴戒之助

誠意正心之要

戒逸欲

總論逸欲之戒

沈湎之戒

荒淫之戒

盤游之戒

奢侈之戒

卷五

脩身之要

謹言行

正威儀

卷六

齊家之要

謹選立之道

明嫡媵之辨

齊家之要

宮闈內外之分

重妃匹

賴規警之益

懲廢奪之失

嚴內治

宮闈預政之戒

內臣忠謹之福

齊家之要

建立之計宜蚤

嫡庶之分宜辨

齊家之要

外家謙謹之福

內臣預政之禍

定國本

諭教之法宜豫

廢奪之失宜監

教戚屬

外家驕恣之禍

大學衍義輯要卷一

宋儒真德秀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帝王為治之序

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也。明文英華之發思意慮深遠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臣按此紀堯之功德與其為治之次序也。洪荒以來。義農黃帝皆有功生民。而堯之功為尤大。故曰放勳。欽。明文。思。德之名也。明俊德。



修身之事。親九族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然則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

臯陶謨。

臯陶所陳之謨。

曰。慎厥身脩思永。

常思致慎。悠久而不息也。

惇敘九

族。庶明

衆賢。

勵翼。

輔也。

邇可遠

可推及遠。

在茲。

臣按臯陶陳謨。首重修身。蓋君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慎又修身之本也。九族身之屏翰。衆賢身之羽翼。篤敘勸勵。則國與天下。由此可推。中庸九經之序。其祖此歟。

伊尹作伊訓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欲繼成湯之德。當在嗣位之初。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臣按此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成湯躬行之。故伊尹舉以訓太甲。親長者愛敬之本。家國天下。由此而推耳。

詩。思齊之二章。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臣按當時后妃有節儉之德。而公子皆仁厚。主姬亦肅雍。則化行於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於國矣。與堯典若出一揆。帝王無異道也。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
 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上九。威如吉。威則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反身者。欲人君嚴於自治。言動不苟。非以猛暴為威也。

大學。大學之道。全章。

臣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自大
 學始。

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三節。

或問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何也。朱熹曰。此親親尊
 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
 任之。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瀆。是以富之
 貴之。親之厚之。而不任以事。是乃所以親愛保全之
 也。若親而賢。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豈但富貴之而已
 哉。觀於管蔡。監商。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
 則惟康叔。聃季為夾輔。而五叔有土無官。聖人之意。
 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閒之。設有趙高。朱異。
 虞世基。李林甫之徒。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

亂。范曄所謂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安得不慮耶。曰。不然。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耳。使知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賢否不亂矣。能以尊賢為重。則大臣中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誤。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豈有知其姦慝。姑使奉行職業。而又恃小臣以防之哉。夫勞於進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上之猜防愈密。下之欺罔愈巧。不幸而臣之姦遂。其禍固不可勝言。幸而主之威勝。

則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

荀子。名况。請問為國。曰。聞脩身矣。而未聞脩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漢董仲舒對武帝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罔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揚子。名雄。字子雲。所著灑言。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

雖大治之在道不亦小平。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臣按一理可以貫萬事故治大在小。一心可以宰萬物故治遠在邇。

宋周惇頤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子。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也。其不善

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臣按惇頤之言與前聖相符契。蓋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世固有勉於治外。而其處家則或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疎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

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

帝王為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書。大禹謨。大禹所陳之謨帝曰。來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

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學此而已矣。

益稷。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故以名篇。禹曰。都。美也。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然也。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俟志以昭

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臣按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

用功若異。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玩之

可也。

仲虺之誥。以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

用則小。

臣按仲虺勉湯欲其於身心用其功也。德脩於身

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心存驕盈

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懋者欲其

常勉。昭者欲其常明。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卽其事也。懋昭大德者，脩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大學所謂新民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作此以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

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

一。
臣按太甲悔過遷善，伊尹慮其擇善不精，執德不定，故特作一德之善以告之。而精要莫切於此數

語。

周公作立政。作此以戒成王文王惟克厥宅心。安宅其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卽大禹所謂安汝止也。成王卽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灋而未知文王之心灋，故作此書。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爲先。蓋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

洪範。禹治洪水，天錫洛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武

勝殷殺紂以箕子歸而訪問之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

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

陘也塞也洪水汨也亂也陳也列也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與也洪也大也範

也灋也九疇也類也彝倫攸斁也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日貌

日言日視次三曰農厚也用八政日食日貨日祀日司空

日聽日思次四曰協用五紀日歲日月日日次五曰建用皇日君

極也至也次六曰乂治也用三德日正直日剛克日柔克次七

日明用稽疑卜筮所以稽決次八曰念用庶徵日雨日

日寒日次九曰嚮慕也用五福日壽日富日康寧日威日畏

用六極日凶短折日疾日憂日臣按武王克商未遑他事首以彝倫之敘訪於亡

國之臣蓋以彝倫者天之所設治天下之常理也

天默陟斯民於善而合居之我為君師未知常理

之次敘故訪問焉箕子言水者五行之首鯀治水

不能因性順導而隄塞之一行失性則五行皆亂

亂則逆天故上天震怒而不與以大灋九疇也禹

續鯀業水安其性天使神龜負文出於洛水禹因

數通理次為九疇此彝倫所以敘也運於天則為

五行賦於人則為五常此天道之大故首重之人

身五事皆性之本然也敬用之則能保其性而不

喪此人事之要故即次之身心既治政事宜施八

政之用。皆以厚民生也。民政既舉。則必敬天授人。推驗五紀。所以求合乎天也。皇成位乎中。當以極至之義。立之標準。使人凜則焉。至於正直剛柔。因時順俗。君不可威福下移。臣不可顯忝僭上。此爲治之要。事有不能決者。則又卜筮以決於天。然後天人相參。事無過舉矣。極之建否。驗於五事。徵爲休咎。其應如響。尤當念念毋忽也。皇極建。則五福應之。堯舜之民。所以仁壽。人君所當嚮慕也。不建。則六極隨之。桀紂之民。所以苦夭。人君所當畏懼也。凡此洪範九疇。纔六十五字。而天道人事。無所不該。要皆以君身爲本。此萬世之著龜也。

禮。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顛頊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之。惕若恐懼。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槃。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劔弓。矛爲銘焉。

臣按武王始克商。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又訪

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矣。太公所告不出敬義二者。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所由分也。武王聞之。銘器物以自警。誠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或謂堯舜而下。皆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若夫治己治人之灋。不能無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

師。攷之論語。則信而好古。孔子所自許。學之不講。孔子所嘗憂。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不如止之好學。自古生知之聖。未有不學者。雖商以前。未有學之名。然觀書所載。數聖心傳。君臣訓告。無非學也。願治之主。卽其全書而熟復之。將聖學源流瞭然胸中。強勉力行。二帝三王之盛。可以企及也。今撮其大要。以見學者有本云。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書說命

傅說所作

王曰。來汝說。台

子也

小子舊學于甘盤。

商賢臣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

往也

亳。暨厥終罔顯。

不知

所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

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行也乃也汝也訓。說曰。王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

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監視也

于先王。成湯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

于庶位。學字始見於此

臣按高宗為太子。學于甘盤。學未大成。甘盤遜歸

荒野。高宗茫然無所于學。既得傳說。遂命之以續

甘盤之業。

詩敬之。羣臣進戒成王之詩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佛同弼時仔肩。輔弼之始當此負任示我顯德行。願示我以

顯明之德行也

臣按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

行。非後世務外者比。

○漢高文武宣帝之學

漢高帝初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

曰。乃公自稱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

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

下。脩仁義。灑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慙。謂賈曰。試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
乃粗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
善。稱其書曰新語。

胡宏曰。賈之對。宜曰。陛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蓋
陛下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爲天下除殘賊。
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約灋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爲秦王。庶幾三代得
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
用蕭何爲相。養民以致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
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

取天下之義。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
任陳平。將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鎮撫
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庶幾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
下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
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
之宜。定一代大典。以示天下。詔萬世。使陸賈有是對。
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嫡庶有辨。教養子弟
有灋。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爲人
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之皆不得其死哉。又

安有審食其瀆亂宮闈之醜。而呂氏至於族滅。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濼。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皐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禮貌大臣。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盧縮韓信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制。尊君抑臣。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固。難於傾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如

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田連阡陌。僭擬公侯。而貧民冤苦。失職矣。則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賈雖云脩仁義。濼先聖。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閒事。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所以惜也。

文帝時賈誼爲長沙王傅。帝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

殿名。

上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

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臣按鬼神者陰陽造化之謂。帝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誼道其故。帝爲前席。必深有感於心者。惜史氏不載也。然鬼神之事難言。孔門惟季路宰我問之。其他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理本一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邪。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爲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終愧於古。惜哉。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又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使能用其言。而有履道之實。所至詎可涯哉。

又曰。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仲舒之學純乎孔孟。其告君必

以堯舜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日陳
二帝三王之道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
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
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哉武帝志學而不知
所以學爲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
聞寬語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凡百篇皆人主軌範帝旣知
可觀又止從問一篇猶弗好也然聖經之蘊無窮
隨其所入皆必有獲果能服膺此篇則脩己治人
亦有餘用考帝行事未與書合則亦徒問而已果
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爲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
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詩首關雎重風化之原也而武帝之衛后以
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窮
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橫斂則昧碩鼠之戒
以天旱爲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
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於政雖
多亦奚以爲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材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又詔曰朕不
明六藝六經不明於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
民厥身脩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通也究窮也其意者
二人

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瀆吏以刑名繩
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
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
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以陰陽風雨未時由其不明六藝聞於

大道可謂卓然有見然欲舉正身明道者乃寂無
聞焉夷攷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長策舉明
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爲迂闊矣使子思孟子生
乎其時皇皇於仁義不汲汲於功利其與帝柄鑿
將有甚焉雖有正身明道之士其肯輕爲帝出哉
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爲道若白黑
異色清濁異流不可雜也帝乃以霸王雜用爲漢
家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子爲政焉用殺正欲純任
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於學宮矣書紀文武成康

之政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正欲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不達時宜固不可用。獨不當求真儒而用之乎。以高才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基後來之禍也。

○漢光武明章唐三宗之學

漢光武受尚書通大義

帝受尚書大義於廬江許子威

召桓榮入說甚

善之。每朝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帝每視朝日昃

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

即顯宗

帝見帝勤勞不怠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臣按光武早為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宜其光復舊物身致昇平視少康周宣蓋庶幾焉。惜其時儒臣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三十餘年雖鮮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愧刑家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美。蓋所學未至於明善誠身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憾焉。

顯宗孝明帝十歲通春秋。既爲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及卽位。尊以師禮。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之。後三雍謂明堂靈臺辟雍成。拜榮爲五更。耆老而更事者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下語講說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

臣按先儒胡寅謂顯宗事師之意。百千年鮮有其儷。可謂人主高致。惜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斯言當矣。

肅宗孝章帝。少寬容。好儒術。爲太子。受學於張酺。及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

臣按章帝尊經事師。不愧前人。又能戒顯宗之苛切。事從寬厚。奉母后以孝。遇同姓以恩。惠養元元。除去苛法。後人稱爲長者。雖由天資之美。亦其學之力也。師臣如張酺。雖質直守義。數有諫正。然所學不過章句。又以嚴見憚。不得久在左右。故所以

輔成德美者如是而止。

唐太宗身屬囊韉。風灑露沐。然銳情經術。卽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旣卽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臣按太宗畱情經術。置館議事。此三代以下所無。故陸贄舉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所以致貞觀之治也。我朝列聖妙選名儒。環侍經幄。適英崇政。延訪從容。夜直禁中。不時召對。所以緝熙聖學者無異。

貞觀夫晝訪足矣。又必夜對。何也。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晝坐朝堂。薦紳儼列。昌言正論。輻輳於前。其保守也易。深宮暮夜。所接者非貂璫之輩。卽嬪御之徒。紛華眩目。淫巧蕩心。其持養也難。此夜對之益尤深於晝訪與。

太宗嘗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不可暫無耳。

臣按太宗嗜學。雖篤。所講者不過前代得失。於三聖傳授之微旨。六經致治之成法。未之有聞。所親

者雖或一時名儒而姦諛小人亦廁其列安得有佛時仔肩之益

太宗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詔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臣按後世賢主脩身寡過則有之其知從事於心懼姦佞之乘則未有如太宗者惟其中有所主故封德彝宇文士及權萬紀之徒皆不得而惑然數者均爲易入而嗜欲又其最焉故朋淫于家益之所以戒舜也無皇耽樂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太

宗能嚴姦佞之防未能脫嗜欲之奔閨門之內旣多慙德武才人狐媚之惑卒基異時移鼎祚翦宗支之禍焉蓋天姿雖高學力尚淺卒無以勝其最甚之害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

元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以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待以師傅禮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爲脩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

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

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使得真儒輔導。日陳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言。必格物以致其知。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正其心。而惠妃太真之蠱媚。王鉞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脩身以正其家。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祿山瀆亂宮闈之醜哉。惜張說僅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儒。所講明啟沃者。僅如此。是以文物雖盛於開元。帝心已溺於燕安。女

子小人。內外交煽。根本日蠹。尋致禍亂。然則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爲師。以身心爲主。未見其有益也。

憲宗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錄。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元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尚書春秋史漢等書。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曰君臣道合。曰辨邪正。曰戒權倖。曰戒微行。曰任賢臣。曰納忠諫。曰謹征伐。曰重刑法。曰去奢泰。曰崇節儉。曰獎忠直。曰脩德政。曰諫畋獵。曰錄勲賢。分爲上下卷。目曰前代君臣事迹。以其書寫於屏

風列之座右。

臣按憲宗玩意經籍集其事以為龜鑑用意美矣。然平蔡之後驕侈遽形裴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以讒諂用皇甫鎛程异以羨餘進是邪正未嘗辨賢臣未嘗任也。忠諫未嘗納勲賢未嘗錄也。土木興則反於節儉聚斂行則乖於德政所謂十有四條無一不悖戾者。憲宗知監前代成敗之迹而不知古人大學之源藩鎮未平猶能勉強策勵一旦奏功侈然自肆屏障雖在志慮已移視之為虛器矣。由其心之不治故也。當時羣臣獨一裴均能進

正心之說而心之所以正者亦莫之及焉。故為人臣而不知大學未有能引其君以當道者。

○漢魏陳隋唐數君之學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吹簫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魏文帝魏武曹操之子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少誦詩論及長備歷五經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

陳壽曰文帝天姿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

該若加以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識。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

臣按帝爲太子。與文士王粲。阮瑀。輩游。號建安七子。其藻麗則誠有之。然爲嗣則喜見顏色。居喪則燕樂不衰。薄同氣之恩。殺無寵之配。以玩好而求遠物。以私憾而戮諫官。是於人君所當勉者。不知勉。書論詩賦。特末技爾。乃侈然自銜。謂莫己若。識度如此。宜爲史氏所譏也。

後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按書籍雖多。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六經論孟而已。人君一日萬幾。無暇徧讀。博通。苟專精其一二。兼致力於論孟。大學中庸之書。命儒臣敷陳歷代得失。則其開聰明而發智識者。豈少哉。惜乎李先凡陋。智不及此。徒使魏主以聚書爲美。而無得於書。求神仙濫刑戮。溺聲色。卒以無道殞其身。雖圖書山積。果何益哉。

唐文宗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

嘗留意

臣按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使文宗知此義則玩乾健以養其剛體。離麗以養其明威。福必正賢姦別白。何至習成柔懦。聽用匪人。權歸閹寺。至以赧獻自比哉。其於書史無分毫之得。正坐以之自娛故耳。

後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樂松等引無行趣勢之徒置其閒。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

臣按詞賦小技。壯夫且恥爲之。况人主乎。人主所好。必有伺其意指者。雖文賦書篆亦爲小人媒利之階。况其他乎。惟游心經術。恬淡寡營。則姦邪無得而窺矣。

陳後主叔寶以官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尚書孔範等十餘人侍上遊宴。後庭謂之狎客。其後隋伐陳。獲叔寶以歸。從隋文帝飲賦詩。及出。帝目之曰。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乎。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能更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

大學衍義輯要 卷一
言一
綠復能作此語邪。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更知信。臣按陳隋二君。工於詞藝。一則君臣相狎。一則君臣爭勝。卒底亂亡。然則詞章非所當作乎。曰。虞帝勅天之歌。大禹朽索之訓。成湯官刑之制。炳炳琅琅。垂耀千古。人君所當法也。大風之安。不忘危。猶見英主遠慮。金鏡之任賢。去不肖。亦足昭示子孫。揆之帝王。抑其次也。若夫雕鏤組織。與文士爭一日之長。固可羞已。况淫褻猥陋。如陳隋之君乎。臣故著此。以爲人主溺心詞藝者之戒。主平人主

大學衍義輯要卷二

宋儒真德秀撰

粵西陳宏謀纂輯

格物致知之要 明道術

○天性人心之善

書。湯誥

作此以告萬方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順也有恒性。

克綏

安也厥猷。惟后。

臣按漢儒以衷爲善。臣謂衷卽中也。自天所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人受於天。清濁不同。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教六德六行。皆其事也。因其

性而教焉。是之謂順。觀若之一言。則人性本善可知矣。猷者道也。道卽性也。以體而言。則曰性。以用而言。則曰道。其實一也。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凡父慈子孝。皆自然而不可易。當然而不容已。是之謂安。蓋成湯有天下之初。卽以此自任。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成湯始。

詩。烝民。

尹吉甫作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臣按程頤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朱熹亦曰。陰陽迭運者氣也。而其理則所謂道。理與氣未嘗相離。繼之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焉。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哉。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然其源實出乎此。

乾文言。

孔子所作

曰。元

大也

者善之長也。

亨也

者嘉美之會

也。利

宜也

者義之和也。

貞

正而固也

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四德之說。朱熹盡之。以此觀之。天人未嘗不

一第天無心而人有欲。天無心故元而亨。亨而利。

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閒斷。元亨是發出故曰通

利貞是收斂故曰復人有欲故側隱發而殘忍奪之辭讓發

而貪冒雜之羞惡發而苟且閒之是非發而昏妄

賊之遂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

有此德。屏私欲養正性則吾身之仁義禮智即天

地之春夏秋冬。况人君以天德居天位則善端萌

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

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無物不有無

時不然。然非剛健則不能行。惟自強不息人欲不

得以閒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義理之源莫

大於此。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臣按子思言天命之性。即湯所謂降衷。言率性之

道。脩道之教。即湯所謂克綏厥猷。惟后前後更相

發明。而朱熹之論性道與教。皆曰仁義禮智。其視

佛老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以刑名功利

爲教者。真妄是非。不辨而明矣。○以上論天性人

心之善。或謂以此爲人君致知之首。何也。曰。人君

所當知者非一。而性善爲宗。知性善則知人皆可

爲堯舜。孟子以此告滕世子。曹交庶幾其道得行。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也。不幸邪說紛。正理衰熄。當時之君無能尊信其言。未幾荀卿爲性惡之說。李斯荀卿弟子本之以相秦。剗滅先王禮教。一以嚴法峻刑毒天下。由其以人性爲惡故也。由治己而言則有學。由治人而言則有教。閑邪存誠。克己復禮。治己之學也。學之功至則己之善可復。道德齊禮。明倫正俗。治人之教也。教之功至則人之善亦復。若夫以己性爲不善。而不以聖人之道治其身。是自暴者也。以人性爲不善。而不以聖

人之道治其民。是暴天下者也。

○天理人倫之正

兼言五倫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事也。君臣而下皆二德相濟。惟姑一於慈而從。婦一於聽而和。均無取於剛勁。

漢白虎通義

章帝時論五經同異於白虎殿作此書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

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何謂也。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何謂綱。

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萬化。若羅網之有綱。紀而萬目張也。

臣按三綱之名始見於此。非漢儒之言。古之遺言也。蓋天下之事本於人倫。故三綱正則六紀正。而

萬事無不正。猶舉綱者提其綱。紀而衆目畢張也。

若綱紀不正。欲事事而理之。猶整亂絲。其能治乎。

○天理人倫之正。通言人子之孝。

孝經。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此天子之孝。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

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天子

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

懽心。以事其先君。諸侯之孝。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

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大夫之孝。夫然。故生則親

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水旱饑饉不生。禍

亂甲兵寇不作。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著也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

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易。蠱初六。幹父之蠱。

蠱字從蠱從皿。蟲食器。皿敗壞之象。故以治事爲治蠱。

有子。

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臣按易雖通言人子之道。而王者承祖考之業。則幹蠱尤大。若唐之元宗憲宗。始初清明中興帝業。祖考有光。其後志驕。以怠浸弗克終。則反吉爲凶。其可忽哉。

論語。孟懿子問孝。

全章。

臣按孝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論語孝經皆聖人親筆。凡爲人子者。少違斯言。其可以立於天地閒乎。故合而著之。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臣按謹身自愛。自士庶以上。皆所當知。而人主之身。宗廟社稷之所託。其責尤重。故漢文帝嘗騎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此言足深儆矣。

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微見貌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日。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愆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

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不樂。

忌日之名始見於此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臣按父母所愛而薄之。是薄吾父母也。父母所敬而慢之。是慢吾父母也。若晉武惑馮統之讒。不思太后丁寧之語。而疎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二君者皆禮經之罪人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

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臣按仁孝同源。故孝者必仁。而仁者必孝。伐木殺獸。不以其時。是無仁心也。安有不仁而能孝者耶。物猶如此。况於骨肉之親。民生之類。其親之仁之。又當何若耶。秦二世疎忌同姓。七公子砒死於社。漢武以一馬興師。暴骨萬里之外。其為一木一獸。不既多乎。此又不孝之尤者也。臣故推行其說。以廣曾子言外之意。

○天理人倫之正

帝王事親之孝

書堯典曰。有齔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也以

孝。烝

進也

烝。父不格

至也

烝。

言感其孝德。故進而又進也。以善自治。不至於烝也。

臣按舜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諧和感化。非至誠之積。何以有此。先儒曾鞏引詩烝之浮浮。為譬。其意謂甑之炊也。火然於下。其氣相續。故能通徹於上。舜之積誠感父。亦猶是也。其說得之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

又二節。

臣按昔羅從彥論此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瓘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弑君弑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己而不非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己。

者亂臣賊子之志也。

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掌內外通命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

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

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察也視寒暖之節。食

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也。有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應曰。

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

不說。同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旬有二日。乃閒。瘳也

臣按文武事親萬世帝王之法也。後世惟漢文帝爲代王時。太后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非口嘗不進。庶幾於此。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高帝父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

唐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旣久，驕心寢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非能以義正君也。臣謂太宗思親，發於真誠，至今讀者爲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詔大陳燕享，創立節名，致後世沿爲故

典。臣子以此爲尊其君，固已末矣。人主亦從而忘其親，可乎哉？近代以來，士大夫又以其尊君者而尊用事之臣，餽遺歌頌，視人主之生日，始遠過焉。又何義也。

肅宗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閒至大明宮。內侍李輔國欲立功，固寵，乃與張后共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臣按肅宗平長安。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爲五十年
太平天子。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
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權也。豈不盛哉。徒以內
侍握兵。妄爲讒間。而迫遷之謀出焉。所以然者。肅
宗柔懦無斷。張后輔國得以劫之。以天子之貴。不
能庇其父。使抑鬱成疾。肅宗之罪。上通於天矣。方
其少在東宮。本以孝名。儻能勵乾純之德。絕柔道
之牽。當輔國進言時。奮發威斷。斥其離間之罪。執
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一帝懽然。和氣充塞。
彼爪牙之士。誰無父子之情。告戒明切。必將幡然。

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
乃一無所違。俯首垂涕。將士疑其心許。不復有言。
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臣離間骨肉。幸
以利害使之疑懼。保身之念勝。則愛親之志衰。肅
宗之罪。正坐於此。

○天理人倫之正。長幼之序。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泰伯則

篤也。厚也。其慶載錫也。子也。之光受祿無喪也。七也。奄有四方。泰伯見王

季。生文王。有聖德。知天命。必在王季。故適吳不返。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臣按王季友泰伯。蓋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遜己而

後友之也。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彊遜己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己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心則異。此天理人欲之分。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也。

棠棣

小雅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此詩。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殷畔。公奉行天討。使他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惟恐疎棄之不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綢繆反復。比諸棠棣華鄂之相依。脊令首尾之相應。雖忿鬪於牆。仍禦外侮。愴然閔惻之情溢於言外。故有周世賴宗強之助。安

於磐石。歷遭變故。根本不搖。至襄王以狄師伐鄭。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難。嗚呼。欲知兄弟相須之切。其深味此詩也。

行葦

大雅言兄弟具爾。忠厚之意也。

臣按人主深體此旨。雖一草一木。不敢輕於摧折。况骨肉之戚。而縱尋斧乎。

角弓

小雅。小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

臣按弓之爲物。張則內嚮。弛則反背。骨肉之親親。

之則附疎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懲角弓之刺可不加恩兄弟乎。

葛藟。

王風。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而作此詩。

杖杜。

晉風。

刺時也。

刺晉昭公。

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臣按角弓葛藟杖杜三詩。正棠棣行葦之反也。周幽王不親九族民皆效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爭奪而致亂亡矣。平生疎遠兄弟而以他人為兄弟。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詩人曉之曰。爾疎其所

親親其所疎人亦將莫我顧。晉昭公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詩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而依助乎。以此三詩與棠棣行葦參玩。則成周所以興幽平所以壞晉昭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胡安國曰。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致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况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其後公沒未幾。而嫡奔庶立。公子互爭。兵革不息。亂之初生。起於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不可參以私欲也。

漢文帝卽位淮南王長

高帝少子孝文之弟名長

自以爲最親驕蹇

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及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後謀反。事覺。不食而死。上悲哭。葬以列侯。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憐其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不從丞相御史

列侯所議之罪而但廢王遷蜀欲其思過自改豈有意於殺之哉及其既死哀矜愍悼既誅不發封之吏又以禮葬之侯其諸子賜諡置園可謂得親親之誼矣雖然帝之待淮南不得為無過易曰童牛之牯元吉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為力也易方長之擅殺列侯入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固已桀驁難制矣帝於此時當使吏治其國留之長安選名儒通經術有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以先王之訓典示以漢家之明刑幸而能悛則復使之國否則或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有以自復帝

既弗誅又不聞有所訓敕使之歸國於是益驕且

橫是陷長於惡也其後不從賈生之諫王其諸子

則又失之蓋長非無罪而死者帝憐之而侯其子

亦足以奉祀漢之列侯但食租稅不能為亂乃瓜分淮南之壤悉

王其三子王則地大民衆權可為亂此賈誼所謂擅仇人以危

漢之資卒啟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於失之中又

重失焉其視舜之於象仁義兩至者為何如耶臣

謂後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者當以大舜為法

唐太宗貞觀中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之藩上與之別

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

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

臣按太宗此言，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孟子謂四端在我，擴而充之。太宗惓惓於諸王之別，是有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之，亦可憾也。

明皇素友愛，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聞之言無自而入。

宋王成器本明皇之兄，先已立爲太子，明皇爲臨淄王，定內難，成器遂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爲太子。

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於兄弟，睦於太姒，故慈於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而不能於彼，非才不足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閒無自入焉。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乃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武惠妃譖太子瑛廢之，鄂王瑤、光王琚皆爲庶人，尋賜死。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廢王皇后。爲人君，則以非罪

大學衍義輯要 卷二
殄戮其臣下。殺御史周子諒是皆不能充其類也。

○天理人倫之正。夫婦之別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國君昏禮為大。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

乎？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書元年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

始敬終云爾。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之，妻佐之。君臣

亦然妻與臣雖有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則為妻其可擅家之柄為臣其可擅國之柄乎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家凶于國其指一也可不戒哉

○天理人倫之正君臣之道

書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益稷虞書帝庸作歌曰勅戒也天之命惟時惟幾微也乃歌曰

股肱謂君喜哉元首謂君起哉百工熙廣也哉臯陶拜手稽首

颺言大言而疾曰颺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法度欽哉屢省乃

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

歌曰元首叢脞哉煩碎股肱惰哉萬事隳哉

臣按范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斯言得之然帝此歌本為勅天命而君臣倡和無一語及天者脩人事所以勅天命也

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

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有位之人用側頗僻。不平不正之意民用僭忒。

臣按此箕子爲武王陳萬世君臣之大法也。或謂
吳楚僭天子魯之三家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
耶。曰。惠迪吉從逆凶順乎道則吉逆乎道則凶也。
臣而僭上卽所謂害卽所謂凶也。况吳楚之篡殺
相尋季孟之家臣繼叛又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
疇箕子受之大禹大禹受之於天片言隻辭莫非
天理而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
氏選物上第盡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詩籟兮。鄭國風刺忽。昭公名也。君弱臣強。指祭仲不倡而和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臣按籟兮之刺言臣強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
歸祭仲。夫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時亦必有
不肯阿附者。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
能與嬰圖之田氏未必能篡國魯之權在季氏而
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能逐君
也。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不遇於君而不忍自絕
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至於不能餐不
能息焉。其心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能用斯人必

將有以處此而竟不用也。故祭仲得以竊廢立之權。遂忽如棄榎。置突厲公如易棋矣。先儒以目君狡童為非禮。臣以為此發憤之辭。辭雖不遜。心則倦。倦。讀者毋以辭害意可也。

論語。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

不直 全章。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

不直 全章。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利苟從。無復忠君之意。故孟子以此警之。昔魯穆公問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

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也。然其詞益峻切矣。揆諸孔子告定公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否。不遇於齊。三宿出。晝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己。曷嘗以寇讐視其君哉。詩。鹿鳴。小雅。燕羣臣嘉賓。指與宴之臣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各盡其心也。

臣按朝則曰君臣。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待臣如

此

禮記曰君子人式式憑黃髮下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

臣按式黃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漢世待宰相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或其遺意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衛有太史柳莊社稷臣也獻公聞其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以為譏春秋時君臣之間愛且敬猶若此三代之盛可知矣

古道既淪斯禮埽地惟唐太宗於房杜魏三臣其

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愍悼之杜如晦疾上自臨視既薨上每得佳物輒

思如晦遣賜其家語及必流涕後夢如晦若平生敕所御饌往祭房元齡疾上命肩輿上殿因留宮中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病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後數日而於張公謹之歿上夢徵若生平及旦奏徵薨

雖辰日不為輟哭視古蓋庶幾焉太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

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隅也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

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廉恥節禮以治

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

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笞，音馱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又曰：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撻取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

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又曰：遇之有禮，故羣臣自熹，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

臣按：臯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帝王以禮遇其臣，若此，自秦

以後尊君抑臣。君之於臣，恃名位足以牢籠之，祿利足以鼓舞之。君亢然自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如僕隸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隔，亂亡之禍生。易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者也。

○天理人倫之正事君之忠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全章

臣按程頤曰：天下治亂繫乎君心，心之非即害於

政。故孟子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

正而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張栻亦曰：格之為言

感通至到也。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感通之

使自消靡焉，所謂格也。頤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指。

漢武帝方招文學儒者，謂汲黯曰：吾欲云云。言欲施仁義也。黯

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怒，變色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

之戇。愚而直也。羣臣或數責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

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

奈辱朝廷何？黯病嚴，助亦時近官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

也。助曰：使黷任職居官，亡以瘡愈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爲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論者，乃所以尊君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乃所以欺君慢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爲社稷臣，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以佞邪爲適己，不知其益己之疾也。以忠直爲拂己，不知其成己之德也。

○天理人倫之正

朋友之交

詩：伐木雅。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嘉賓。以臣爲賓也。伐木之詩，曰：求友生，以臣爲友也。爲賓爲友，敬之至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君臣相臨之分也。

禮·學記：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祭，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

所以尊師也。

臣按湯於伊尹文武於太公望成王於周公皆師之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別。後世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光武之於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能友其臣。若漢明帝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

○吾道源流之正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湯建中于民。

孟子曰：湯執中。

臣按中者天之所命，民受之以生者也。其理散於事物之間，聖人迭興，以此爲制治準的，曰執者操之以揆事也。曰建者立之以範民也。其體極天理之正，則名大中。其用酌時措之宜，則名時中。聖賢傳授道統，此其首見於經者。然必審於危微，致其精一，然後有以爲執中之本。

以上言中

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瑩獨。民之微而
畏高明。位之尊顯者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
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事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也。
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朱熹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
自漢孔氏訓皇極為大中。諸儒皆祖其說。獨嘗以經
之文義語脈求之。而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
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
望之以取正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訓
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
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
之義為尤近。先儒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
是以誤訓皇極作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容寬大之
言。因復認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

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

臣按洪範之書。自漢儒以皇極爲大中。後人因之。而箕子之本指。湮晦者數千載矣。朱熹始以人君立至極之標準爲言。乃知人主凡脩身立政。必極

其至。然後有以稱其至尊至極之位。箕子復生。不

易斯言矣。

以上言皇極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全章。

臣按克者。戰勝攻取之謂。私欲害人。甚於寇賊。故必勇而克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是但欲抑遏不行。夫子所以不許其仁。若克己者。奮然決去。如去惡木。不但翦其枝條。而必除其本根。非顏子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彭信兆民。伊尹繼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

之德安民則惠雖有仁之實而未有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所言皆仁之用。惟此章乃仁之體也。二帝三王雖無已可克。然舜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禮制心。其用功無異於顏子也。有顏子為仁之體。乃有帝王行仁之用。成己成物。相為終始也。有天下者。曷嘗無好仁之心。而為仁之難。反甚於學者。以物欲之害者眾耳。詞人作賦。乃許漢光武曰。克己復禮。允恭乎孝文。夫光武雖賢。然廢正后。易太子。皆私欲也。其得以是稱乎。若唐太宗之濟世安民。不可謂無仁之用者。要亦以其從諫改過。粗知自克。而自克之功少。自縱之失多。故僅能為太宗之仁。而不能為二帝三王之仁。明君立志務學。以帝王為的。而不以漢唐自安。當於孔門克復之功。實用其力。必至天理全。而人欲泯。則天下歸仁有日矣。

以上言仁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二節

小人反中

程頤曰。欲知中庸。無如權。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又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廳之中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

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之中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大小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大小之中也。則釋五寸之約。而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

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時中。蓋所以爲權也。

臣按時中之義。以乾卦六爻言之。飛躍見潛。各當其可中也。當潛而見。當飛而潛。則非中矣。以洪範三德言之。剛柔正直。各適其宜中也。宜剛而柔。宜柔而剛。宜正直而或剛或柔。則非中矣。人君撫世應物。必以致知爲本。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一節。

臣按三德。雖人所同得。然或勉強矯飾。則知出於數術。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彊暴。而德非其德矣。漢

高帝溺嬖寵而兆人筭之禍以私欲蔽其知也。晉武帝違親命而虧介弟之恩以讒賊害其仁也。唐太宗於廢承乾立子治之際幾不能決以愛牽其勇也。然則人君於三德其可使有一之闕哉。其可有一之不出於誠哉。以上言誠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全章。

臣按：墊本國君之子，觀其所問，必有志之士也。是時戰爭好殺盈野，盈城所戮皆無罪，此不仁之甚也。侵人土疆，奪人寶貨，非其有而取此不義之甚也。當時之君習而不覺，故孟子斥言之，使所居常

在乎仁，所由常在乎義，所以救橫流之禍，全生民之命，其功豈少哉。以上言仁義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一節。

臣按：自昔亂世，非無忠言。祖伊嘗諫紂矣，召穆公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君不聽者，蓋其心既不仁，故顛倒迷繆，以危亡之道為可樂也。武帝垂耄而能聽田千秋，故漢不至於亂。德宗播遷而能聽陸贄，故唐不至於亡。此不仁而與之言，猶可以存其國也。然亦僅免於亡耳。若仁人在上，雖居治安之世，而樂聞危亂之言，是以長治久安。

而無後患。此豈武帝德宗所及哉。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一節。

臣按朱熹謂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自疎及親，斯言盡之矣。梁惠王貪於土地，以子弟殉之，故孟子譏其不仁。後世有以信讒殺其子，如漢武帝、唐明皇者，其事雖異，皆由私欲之蔽而喪其本心也。以上言不仁

○異端學術之差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於此，或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臣謂老聃、楊朱、墨翟皆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爲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全章。

臣按孔子沒而異端作，戰國時鄒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挾術著書以干世主，至申不害、商鞅輩害尤甚焉。而孟子所距惟楊墨二氏，何哉？程頤嘗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

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其心則一。孟子正人心以承三聖所以功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武帝卽位。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中。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以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刑名之學。秦與儀。則

縱橫之學也。鞅之相秦。廢井田。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襲破其師。刀鋸斧鉞。橫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其慘覈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儀秦以辯舌縱橫。傾亂人國。此皆生民之蠹。正道之賊也。漢初若蒯通。朱建。輩皆踵儀秦。故轍儒者如賈誼。鼂錯。亦皆明申韓。而溺於異學。不有仲舒。昌言排斥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惜武帝不能寘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橫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

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

司馬遷

武帝時人
作史記

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

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摭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曰無爲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元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爲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

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爲粗迹以空虛爲妙用蒙莊莊氏因之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效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可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仙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

籍皆晉人而甚清談之禍至王弼魏人何晏晉人而極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甚。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爲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其成功當不止是。若武帝於儒術特崇其

名。其所以斲耗生民者。則神仙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臣不得以不辯。

武帝卽位。敬鬼神之祀。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神人。作通天臺。置祠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大始中。幸泰山。脩封禪。乃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勞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歎嚮時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臣按神僊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秦皇帝復求之。漢武帝又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爲方士愚惑。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落。悔志始萌。乃以方士爲妖妄。盡斥罷之。而年幾七十矣。海內虛耗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成帝末年。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疏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上善其言。

光武信讖議郎桓譚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讖緯符命之類。矯稱讖記。以欺惑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帝不悅。

臣按新莽居攝。假稱符命。以惑衆聽。行篡竊之謀。

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乃以赤符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徒起亂賊之心。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後之爲正義者復祖焉。先朝歐陽脩乞取九經之疏。刪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明帝

顯宗

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像。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此佛法入中國之始

臣按是時所得佛經。緘之蘭臺石室。所得佛像。則

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雖好。不過潔齋脩祀而已。及英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寢盛。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脩齋聽講。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明帝始。

魏正始

魏主曹芳年號

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粲

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

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成風。不可復制。

是時司馬懿專國晏蓋曹爽之

黨

景元中。常道鄉
公年號中散大夫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

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尚虛無蔑禮法縱酒

昏酣遺落世事謂之放達祖老莊也。未幾魏
禪於晉

晉武帝時王戎為司徒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

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弟澄及阮咸謝

鯤畢卓等悉以任放為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自何晏

等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衍等愛重之士

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

俗已成亦不能救。

元帝渡江初王導為政陳頴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覆

者正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弼雅政事者為

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

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

或以為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淪仁義游辭浮說

波蕩後生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

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敗亡豈能同百姓之視聽哉故

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梁簡文帝爲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清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爲戎乎。未幾侯景作亂。武帝餓死。簡文弒殞。

臣按清談起於曹魏。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其末則欲爲老莊。役而不可得。老氏蓋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始無而今有也。何晏。王弼。設爲元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敗。毫不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脩。惟空曠無心。乃爲知道。不但背於先王。并老氏本旨。亦莫之究焉。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

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當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而理則已具。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旣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吾儒之道。無一非實。故立心必以實意。脩身必以實踐。講學必以實見。行事必以實用。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何晏戎衍殷浩輩。雖高談空妙。而於名寵權利。未嘗忘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何不并此而無之邪。豈一切皆無。而此獨真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爲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

之聘三公之位若浼焉者果何如邪此所謂欲爲老莊之役而不可得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溫以爲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字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陶弘景之詩有曰平叔字晏任散誕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宮何敬容亦有江南爲戎之歎蓋自晉及梁亂亡相繼皆學老莊而失之罪推原其本亦老莊之罪也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爲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極高不聞

雞犬以上接天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未幾浩

誅魏主壽
爲臣所弑

臣按魏燾夷狄之君其爲異教所惑不足責也崔浩名爲研精經術不喜老佛乃怵於道士之言以詭妄爲可信是又出老佛下矣然則人主事天果何道乎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事天曰顧諟明命文王之事天曰翼翼小心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慄然自持常若對越不待覩儀觀受符契

而游行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矣。

梁武帝大通中。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靜大舍。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乃還內。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是夜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為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明年侯景舉河南來

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餓殍

臣按武帝以萬乘之尊。自舍其身。為佛廝役。卑佞極矣。殫府藏。股民膏。以資塔廟。尊奉極矣。以蔬麩易宗廟之犧牲。於文錦戒人禽之形像。反逆不誅。剽盜弗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漢武貪僊。終致虛耗。梁武佞佛。卒召亂亡。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夫迦維以嫡嗣而做廢王位。褻裳去之。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帝以篡弒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疆。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至死。貪戀如此。豈真能舍者。

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實以誑佛也。且織文形似。猶不忍戕民之性命。豈鳥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眾。而魚鼈之會。不少郵。是名雖小仁。實則大不仁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祏。武帝未生太子。統時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為子。及統生正德。還本封西豐侯。意快快。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德為內應。導之以犯闕。又與景約克城之日。毋得全兩宮。兩宮謂帝及太子綱也。若綸若繹。或總雄師。或

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

邵陵王綸

督諸軍討侯景。不力。戰湘東。王繹鎮江陵。不時遣援。致景陷都城。

方其弟兄相仇。

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

武陵王紀與繹相攻。繹殺紀。又攻河東王譽於湘州。

攻岳陽。王譽於襄陽。譽皆湘東姪也。其後。譽引魏兵殺繹於江陵。

此無他。帝所學

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

不父其父。三四十年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

致此極也。

唐代宗始未重佛。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宰相元載王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有小災。終不為害。故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

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寺。載等侍上。日談佛事。政刑紊矣。

臣按代宗問報應。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告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使知天道不可誣。而惟自強於脩德。載等無一語及此。而以宿植福業爲言。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而所以多難者。以不純乎仁義綱常。而有慙德。繼世之君。又多恣情悖理也。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政之道。不在脩德而在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真蠱於內。楊李賊於外。所以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其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弑父。天道所以類應也。同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功。載等乃曰。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顧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爲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郤敵歸之佛力。

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形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亦幸耳。其後我朝舉兵南伐。虜主李昱亦祖是轍。梵唄未終。城堞不守。可不戒與。

憲宗與宰相語及神僊。李藩曰。秦皇漢武學僊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上又詔求方士合長生藥。裴潏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非五藏所能勝。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潏爲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未幾暴崩。人謂內侍陳宏志弒逆。

臣按李藩之對裴潏之諫。皆忠言至論。憲宗不察。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爲藥所誤者多矣。臣獨舉憲宗者。敬宗昏童無足譏者。武宣皆英主。亦復爲之。覆轍相尋。而不知鑒。毋乃惑之甚乎。

元和中。迎佛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上大怒。

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臣按人主事佛。大抵求福田利益耳。韓愈歷陳自古帝王。無佛而壽。事佛而夭。可謂深切著明矣。憲宗弗悟。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曾未期年而暴崩。福報安在。臣故著之。以爲溺意僣佛者之戒。

○王道霸術之異

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

全章。

臣按宣王既慕桓文。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故也。先儒楊時曰。子路之治賦。

非勝於九合一匡也。曾西推尊子路而羞管仲者。譬之射御。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管仲則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或謂晏子固無功烈。若管仲則孔子稱其仁矣。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且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畧。况世變日下。非孟子明王道而紕霸功。則人將爭趨於霸滔滔不返矣。以此防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有以詐力強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

全章。

臣按自古論王霸者衆矣。獨此章深切著明。此天

理人欲之分。而王霸所以異也。以春秋攷之。齊桓

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莊二十七年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其省難於

魯若邠鄰也。而心則在於覘國。閔元年齊仲孫湫

曰。魯可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譏其使

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就其名義

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年齊人救邢。首

止葵丘之盟。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

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霸。若此之類。皆

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滅譚。莊十年滅遂。莊十

降鄆。莊三十年鄆。紀附庸也。遷陽。閔二年陽國名。是皆以力

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

滅遂而戍之。莊十七年齊師殲于遂。傳言遂

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則人

不心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仗諸侯之

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于召陵。僖四年公會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其責楚之詞曰。爾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對曰。曾未數年。伐

吾與國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

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僖十一年

楚人伐黃十二年。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

徐。諸侯救徐。楚人敗徐于婁林。其於晉也。未嘗能

使一與會盟晉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

問之也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

之也皆僖五年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

之也僖九年蓋力之所至則可以服之力所不及則

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僖十三年諸侯城緣陵傳

日散亂也城鄆而不果僖十六年城鄆役人病有桓德衰矣

狄侵衛又侵鄭僖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而不能遏魯

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

之矣僖十七年魯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又其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公至自會

甚也身沒未幾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僖十七年齊侯

小白卒十八年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若晉文

之譎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

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

而假一事示之禮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

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

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曰

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曰

示者表而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

隧焉僖二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王蒙塵于外二

遂殺太叔定襄王請隧弗許名爲勤王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

則圍之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

之蒼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

原不服文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
霸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不本於德故能屈
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東征西怨文
王之大畏小懷為何如哉臣故畧敘其事以信孟
子之說

荀子曰粹

純乎仁義

而王駁

雜也

而霸

仁而雜以不仁義而雜以不義故曰霸

臣按荀卿論王霸此為當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
愛民之別敬日敬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漢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
後仁義也

臣按程顥謂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
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
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斯言與孟子仲舒相表裏
故錄之

